

勞動界

演說

●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

陳獨秀

因為外國勞動運動都鬧得利害，我們跟着湊熱鬧嗎？我以為決不是這樣。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勞動者，我們便不能說中國不應該有勞動運動。我們不能說中國底勞動者境遇不苦惱，我們便不能說中國人不應該提倡并幫助勞動運動。

因為要大大的來改革中國底政治和經濟組織，才利用勞動運動嗎？我以為也不是這樣。日本賀川先生在日本貧民窟住了十幾年，美國底貧民窟他也會去調查過；但是他說：『見了中國上海底貧民窟，那日本和美國底貧民窟都算不得苦惱。』賀川先生所見的閘北和營盤口等處貧民窟裏貧苦工人底生活狀況，上海有錢有勢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見。但是像各

九九年五月一日
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
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
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

處馬路旁邊小鐵匠店裏底小徒弟，無冬無夏從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爐邊旁打鐵，這是容易見着的。十六鋪提籃橋洋涇浜底小客棧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小房裏住宿，這是容易見着的。絲廠香煙廠裏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幾個銅子還要挨打，這也是容易見着的。這班人做了社會上重要的工，和懶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們的生活比乞丐還不如。所以我們現在不必談什麼改革政治和經濟，也并不必談什麼社會主義，我們但凡有一點對於人類底同情心，我們但凡有一點對於同胞底感情，便應該出力幫助這種貧苦的勞動者。你們若是對於勞動運動袖手旁觀，甚至於從中破壞，我奉勸你們以後便不必把什麼仁義道德或基督教掛在嘴上騙人了。因此我要說一句可憐的話：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國底新思潮湊熱鬧，二不是高談什麼社會主義，不過希望有一種運動好喚起我們對於人類底同情心和對於同胞底感情，大家好來幫助貧苦的勞動者，使他們不至於受我們所不能受的苦惱。

小 說

玄 庵

黑魑魅的大西洋，又是風，又是浪，一隻不上三千噸的汽船社會號，落在海天一樣黑的狂風怒浪中間，好像一扣蓋沒的沸水鍋，飄着半邊殼壳，生生地要把他底生命煮熟，供給可怕的海做點心。只是這般倔強的小汽船，任什麼大浪捲來，他總是撲着前進，一路不知道

破開多少大浪的肚皮。呼呼的風似乎打這小汽船不倒，生起氣來，越刮越大，助着山崩地塌的惡浪，總想把社會號生吞了。一片黑漆漆不管事的大，特地給作惡的風浪底機會，由他擺布。戰危危地一盞檯燈，隨着船勢上上下下左右右的播蕩，很可憐的在大黑暗中一闪一閃地表示他不屈靈性。

當這時候，一個很壯碩的水手，在前桅左近靠着風筒站着，一手插在褲袋裏，一手緊拿着燒了火的木烟斗，自言自語道：

『咄！什麼頭腦！』

聲音剛出口，就被風奪去拋到裏面去了。這個水手又說：

『同是一樣的身體氣力，做同樣的工作；就他會說幾句外國話，便和船主商量商量做起來，一把都想支配我們？哼！』

『男子漢，肚皮底下生好兩條腿走得動路，兩隻肩膀揀得動重擔子；那裏去沒有事做，那件事不敢做！咄！什麼頭腦！』

說罷，聲音弱，猛吸他沒大的烟斗。

『如果皈依服法做一個百依百順的奴隸，做一副會說話的機器；不但對不住我自己，並且對不住他；他……』

『同船合二命的還要分出許多上下階級來，我看這風浪倒很平等的看待我們人類！』

『什麼船主！

沒有我們，這船是一寸也不會走的。』

『穿着鹹水漬透的衫褲，乾一陣，濕一陣，熱一陣，冷一陣，一天兩班，十二個鐘頭的工作，他們到舒服着做船主，做頭腦！』

說到這里，又猛吸了幾口沒火的烟。那風浪一發兇惡起來，但是不是先前那個吞船的意思，是很替這個水手鳴不平的；而且黑魆魆的海天，也像暗示這個水手的環境。這個水手的衣服胸前胸前，一呼一吸，都和海天風浪通着聲氣。

國內勞動界

●最近勞動界罷工運動一班

(吳芳)

(一)蕪湖(二)蘇州(三)杭州(四)如皋(五)廣州(六)南昌

蕪湖做帳簿紙馬折子的工人很多，素來的工資是很少的。這幾個月裏頭，米價一天一天的貴個不住，這些工人的生活，當然是搞不住的了。於是要求坊主加點工資，坊主那裏肯加。這些工人沒奈何，大家商量說道，橫直是一個餓，便相約罷起工來，各坊主見他們工人的團體，結得很緊，於是都退讓下來，情愿照他們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資。這件事便解了。

蘇州通濟橋振亞織物公司，開辦已有好久。公司裏的工頭，對於一班工人，非常的虐待。那些工人，平素真是敢怒不敢言。八月四號的早晨，工頭又用虐待的手段，對待工

人，於是全體工人，個個都不平起來，便宣告罷工。後來的結果，還不曉得是怎樣呢？

杭州城內和江墅各挑埠的挑夫，合共計算起來，有一千多人。近來柴米油鹽這些東西，都一天一天的貴了，他們所得的工錢，非常之少，自己一個人的生活，還是很勉強的過下去，還那裏有錢來養家中的父母和妻子兒女哩？所以那些挑夫，便向各埠頭要求增加工資，並且有罷工的要挾。那些埠頭得了這個信，便在茅廊巷正始社裏開了一個會，議決增加挑夫的工資二成。這些挑夫，也便沒得說了。

如皋城裏打絲線的工人，他們的工資，頂多的每月不過三十角，少的還有十多角。現在什麼東西都這樣的貴，試問他們還能夠過活不能？他們從七月二十八日起，相約罷工，

，要求增加工資，他們的目的，不過要把角盤改作洋盤罷了。那些雇主還不曉得肯不肯呢？

廣州籐器工人爲生活問題，從八月五日起便罷了工。罷工以後，各東家絲毫不讓步。這些工人，也不好再來順從東家，只好另外去謀生活。首先罷工的工人，有十幾個人便往香港某籐器出口商號裏做工去了。其餘的工人，便同中華工會商量，創辦一個籐器織造廠，股本金一千元，分做一千股，每股一元。這些股份，都是籐器工人和工會會員召集的。組織的方法，非常的完善。現在股數差不多滿了，地點定在工會的前頭。各項的材料，也已經籌備好了。八月十二號，是他們廠裏開工的日子。還有些工人沒有罷工的，看見他們的織造廠辦得很好，又因爲各東家的資本不十分大，手裏有了一兩百塊洋錢，便可以開起商店，束縛同業，居然是一個東家的樣子。所以他們也想加入，就邀齊全體的工

人，在工會裏開了一個大會，要求加入織造廠。他們的目的，就是集合同志，自己增進自己的地位。這種組織，是合資本家勞働界做成的，處一樣的地位。廣州的工人，真是大大的覺悟了，要解決勞働問題，這真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哩？

南昌煙業，向來分開三幫，一是建幫，待遇工人比較算好一些；二是京幫，三是本幫，待遇工人都是極刻薄嚴厲的。刨工的工資，向來的成例是照件取值，頭等煙每包約十兩，而工資只有南昌票錢（每一千值銅元五十六枚）二十六文，二等每包的工資只有二十四文，三等每包的工資只有二十二文。這般刨工，每天足足做了十個鐘頭的苦工，所賺的工資，還不夠作一家之用。因此這般刨工即向業主要求每包加工資六文，而各幫業主也一起聚集在福建會館，總想抵制工人要求加錢的方法，後來他們大家議決不肯承認加工資。工人得知了這個消息，憤恨之極，全體馬上罷工，到幾天之久，業主見了這個情形，纔肯答應每包增加工資三文，然而工人還不滿意，現在還是在爭執之中。

● 鎮江車站裝貨小工要求增加上力錢

鎮站裝貨小工，從前由各轉運公司規定，每噸給上力銀五分。近來因為米價很貴，他們底生計因此也艱難得很，所以大家要求增給工錢。幸虧經過各公司公同議決，總算每噸工力照原價加洋二分，計合七分，和原定每噸下力工價相等。這件事，聽說一律實行了。

本埠勞動界

上海米貴罷工的情形

(接前)

袁寶篇

(二六) 藥業夥友在去年爲加工資的問題，曾羣起罷了一回工。後來經縣知事勸解，并且各個夥友每月加工資一元五角，方纔了事。今年五六月，米價一天貴似一天。各項工人，都向業主要求增加工資。那藥業店主，不但不加夥友們的工資，而且還要減少他們的工資。所以各夥友都不平起來，便將這些情形，報告藥業夥友會，要求會中爲他們力爭，除不減少他們的工資外，還要增加一點。并舉出代表。向各店主去疏通意見。那知道各店主一致反對，有些住在法國租界裏的店主，還要去請律師到公廨起訴，說夥友會的代表葛克鑑，惑衆騷擾。於是葛代表就被這般店主抑禁在外國監禁去了。這些占了上風的店主，還說，這次夥友的要求，是萬不能答應的，不管米貴到什麼地步，也不得再加給工資。後來幸得九畝地舒天和藥店內夥友黃德孚等說我們店減少工資，於是各店主纔有一點畏懼心，便把工資略略加了一點。

(二七) 浦東陸家嘴地方英國人辦了一個祥生造船廠，廠內的工人，因得米貴的緣故，要求增加工資。不料一無所得，於是從八月九號起，相約大家罷工，後來的結果，還不曉得怎樣哩。

（三八）楊樹浦地方，日本人辦的第二紗廠，從前因米貴的問題，工人也會經罷了一次工。現在有些工人，還是有些不大滿意。八月十四號，廠內的日本人，忽然控告工人姚某，說他霸阻工作，後來姚某，只得含冤認錯罷了。

（三九）高昌廟，的兵工廠，從前因為經費不多，把各廠工匠的工作時間減少到每禮拜作四天。近來的米糧，比珠寶還貴，這些工人，就想要如何要求增加工資，他們以為罷工決不能收到效果的，但是也想不出別的法來。到後只好挺着肚皮餓着罷了，在這班工人眼裏，看見別的工廠，還每月每人貼補洋一元，只有製造各廠，不但沒有錢來貼補他們，就是他們工作的時間，還要每禮拜減少二天，說也可憐。唉！作這項工作的工人，真是要不吃飯纔可以行啊！

（四十）浦東沿灘一帶地方，造船廠非常之多，廠中的工匠，也一天一天的多了。近來因得米糧太貴，要求增加工資，各廠都已答應了，並舉顧羨泉為代表，斟酌加資問題，聽說已經向上海縣公署呈請立案去了。

（四一）上海城廂內外的商店同業，共有十家，工人約三百人。那些工人，每日的工資，不過二百七十文。近因米貴的問題，全體工人聯絡起來，要求店主每日加資一百五十文，合成四百二十文，限各店主三日內答覆，如果三日內沒有圓滿的答覆，他們便馬上罷工。各店主聽了這個信，便召集同業會議，因為到會的人數太少，不能討論辦法。工人看了三日的期限滿了，各店主還沒有答覆，於是罷起工來。有些沒有一致罷工的，都被那些罷

了工的工人迫令停工。後來香業中有些出頭的人，出來助導，請那些工人寬限一日，以便店主商量辦法。至於以後的解決，便不知道了，但工人方面得到圓滿的結果，總算是十靠八九了。

這次米貴罷工風潮，要算延長得很久了。究竟在上海的工人罷工，要不過是爲了增加他們的工資，想去維持他們的生活罷了。但是以後的生活程度，如果還是一天高似一天，那罷工風潮，就不曉得要鬧到怎麼樣呢？然而罷工兩個字，總算是勞働界覺悟的好現象了。

●電工聯合會職員會紀事

廿九晚八點鐘，電器工界聯合會，開職員常會，到會者理事部評議部執行部及各科主任共三十多人。當由執行長主席，報告各部提出的議案：第一議案是理事部提議，他說本會等到年會開過之後，應該根據前回職員會表決的事，徵求會怎樣從速進行？建築基本會怎樣辦法？先由趙金木理事發言，主張去借舞台或者影戲院先開一個游藝會，請各部各科長擔任售券。各職員稍爲討論一下，結果表決暫擱，等到下次再議。第二議案是執行部李恆林君提議，他說本會書記一席，是不是要津貼他多少錢？本會會員中，可負擔這個相當職務的人才沒有？請大家討論。表決依照本會的經濟能力，每月可以津貼他八塊錢，不過要每天到會來辦公事，兼收會費，而且這席的人要介紹人負完全的責任。後由李恆林浦

惠卿兩君介紹慕爾堂信徒王志海充任這個職務，雙方贊同通過。次由執行長報告國民大會策進會的經過情形，本會曾經派出席代表何德顯、俞銘巽、兩君，前因爲時候偏促，一時不能召集大家開會，這兩位算合不合格，今天請大家討論。胡裕起立說道，何君是本會理事，兼技術科長，恐怕再不能夠分身去出席，還是另舉別人。後由張榮棠君舉出刑金生君充任此席，雙方同意，全體通過。又執行長代學術科長報告，他說本會義務夜校，定於九月十號開學，每天晚上七點鐘開課，到九點鐘散課。至於學校的簡章大旨：（一）年齡在十四以上，到三十五歲爲合格。（二）學級分中西兩科，都是初等的教授。（三）課目分國文，國技，珠算，修身，英文讀本和會話，筆算字音，習字，電學。（四）時間是每天晚上七點鐘到九點鐘。（五）學費不收，只要保證金洋五角，到放假期仍舊發還。（六）所有書籍，都要學生自備，校址在白克路福源里口。開學期定於陽曆九月十號，就是陰曆七月二十八日。又公決一週年紀念大會定於陽曆九月四號（就是陰曆七月廿二日）下午三點鐘起，大家一起會集於漢口路和雲南路轉角慕爾堂，並且發布通告和入場券于全體各會員，以及各電器洋號廠號的店東，務請大家到了那時列席。議完散會。

◎香業工人要求增加工錢

本埠客幫香業工人，大約有三百多。他們每天所得的工資，不過二百五十五文。現在百樣東西都很貴起來，比從前總要貴好幾倍，他們的生活真不容易敷衍下去了。因此他

們許多工人聯合起來議決，向各店主要求增加工錢到三角洋一天。這事發生以後，由香業業董周劉康出來幾次勸解，然而他們總是堅持他們的初議，並且疑心這業董是幫護店主者，另以別的事情到審判廳去陳訴他，但是弄不成功。所以近來他們只好在外面倡說，倘然到本月十八日（陰歷）還不達現增加工錢的目的，就要全體罷工了。各店主聽到這些話，也漸有覺悟，去邀同他們來磋商加薪問題。又本幫錢業工人，也因為要求增加工錢達不到目的而罷工，到現在已經過了一星期之久了。本月十七由本幫業董寫信到各店主，勸他們對於這事能夠趕快和平解決，免得雙方多損失。

國外勞動界

各國婦女勞動運動的大勢

（接前）

日本山川菊榮女士著
吳文菴譯

英國

據一九一九年正月及三月改正的會規，這會裏所有團體是勞働黨、勞働組合議員委員會、合作社公會、婦女職工組合同盟會、婦女合作公會、鐵道婦女幾爾特等，往後全國女工聯合了。會裏面備有全國婦女勞働者可以做政府或有勢力的人為婦女行政及別樣事情，在地方

或中央設置的委員會委員的人名冊，常把近狀記上，常定對於那些委員會的一致的主張，常幫他們搜集材料，有益的事情出來了有重要問題時，並用印刷物，開會，派代表，種種手段激起一致的運動。各加入團體，各派代表四人，代表因事不能到會，可請別人代理，但代理人，必須是婦女。大戰時及大戰後，這個委員會，應政府的要求，推薦婦女委員，到各方面，參與和婦女有特別利害關係的種種設施。像那改造部的婦女諸問題評議會，原料優先權評議會，殖民局的海外委員會，兒童問題調查會，養老費委員會，健康部的住宅評議會，糧食部的消費者評議會，未婚母子全國評議會，物價調查評議會等，都有這種委員。

一九一八年六月，婦女勞動同盟會同勞働黨合併。該年二月，勞働黨改正的黨規，就許婦女加入，併訂定各支部特設婦女部，每逢常年大會的時候，至少選出四名婦女，做執行委員。前年一年合計英國，蘇格蘭，及烏耶路斯各地，已經設立婦人部的，有二百七十一處了。

總而言之，英國婦女組合運動，從各國比較上看，固然可以說是很有組織，很是發達。但活動方法，專以政治的方面爲主，差不多沒有革命的形式。與其謂爲戰鬥團體，毋寧說作平和團體。可是因爲大戰之後男女勞動者的職業範圍，已經漸就模糊，不像從前那樣嚴明，男女提攜的機會，也就漸漸增多。並且婦女組合組織，日見發達，男子團體，也漸漸歡迎他，幫助他。將來婦女底組合運動，必定可以戰鬥。

閒談

窮人和富人熱天生活的比較

獨秀

富人生活

開着電風扇打麻雀。

坐汽車四處兜風。

住着高樓大屋還嚷天氣熱。

吃荷蘭水冰其林還嫌不涼，吃西瓜還嫌不

甜。

睡在紗帳裏，牀前放着一盤水，點着根蚊

烟香。

肥魚大肉嫌膩口，海參魚翅又嫌腥。

當了一件破棉襖，買來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

得個半飽。

怕勞動

獨秀

有一位朋友向我說，你們的勞働界算是和平極了，官廳和資本家應該沒什話說。又有

一位朋友說：不然，就是這「勞働」二字，他們又討厭又怕。我說：懶惰的人當然討厭勞働，不算奇怪；至於怕勞働，那便大可不必，大家要曉得辛亥年的革命黨都是清朝怕出來的呵。

■貧民窟

獨秀

日本有一位賀川先生，在神戶貧民窟和貧民同住了十幾年，捨身捨家的幫助貧民，算是日本貧民的福星。現在來到上海，調查上海底貧民窟，十分懇切詳細。我們從前只曉得上海有兩處大的貧民窟，一在閘北，一在南門斜橋，現在賀川先生親自去調查出十好幾處，畫出一張詳細的圖，他前天把這圖給我看並且問中國有沒有肯捨身幫助貧民窟的人，我對他實在又難受又慚愧。

調查

●女工與育嬰堂

李少蘋

上海十幾萬女工，終日所得工錢，都只夠吃飯。做工時間，又總在十二點鐘以上。一有生產，便大不得了。廠家不許將吃奶小孩帶進廠內，因此每每將女孩送入育嬰堂。



僅就仁濟堂一家而言，每天都有小孩送來，如上圖。送小孩來的以女工為最多。從前堂中奶娘一人養小孩五人，小孩死亡甚多。現在改用奶娘一人養小孩二人，死亡率稍減。該堂去年自四月起到年底止，統計如左：

收男孩	十九名
收女孩	三百三十八名
死男孩	十一名
死女孩	一百二十二名
領出男孩	八名
領出女孩	一百二十二名

